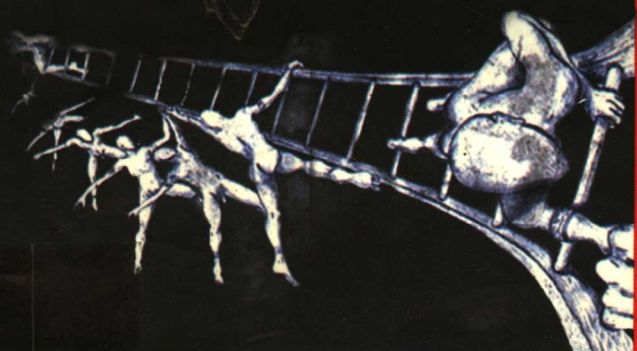


黑白

命运



毕四海 著

命运

作家出版社

黑白命运

毕四海 著



命运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白命运/毕四海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2
ISBN 7-5063-2599-3

I. 黑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7480 号

黑白命运

作者: 毕四海

责任编辑: 苏红雨

装帧设计: 程 杰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3

版次: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599-3/I·2583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田野板着一副苍黄的面孔，天空则是烦恼地显示着面孔的苍黄，大地难道不喜欢自己绿得淌水，高天难道不愿意自己蓝得透明？然而，没有法子呀，它们因为情爱的勃发而不得不粗重地呼吸，从而使得天地间产生了粗野的南风。风刮起来了，难免不尘沙滚滚……这一方天地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说法：南风熟麦子，南风得儿子，刮着南风的夜晚，男人和女人相交容易生儿子，并且还说南风里得的儿子命硬。本书的主人公王南风就是在一个南风劲吹的黑夜获得生命的，他的老爹多次公开这个秘密；且有他的小名“南风”为证。但是，不知道王南风的命是硬还是软？

大地和高山之间那条弯弯曲曲的连接线，在南风里似乎变成了一条真正的线，这头升起来了，那头落下去。那头落下去了，这头又升起来。弯曲的地平线上，走着一个人。他好像随着连接线的起伏而起伏。他又好像是一条线上拴着的黑家雀儿，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拽着线的一头，用线在随心所欲地玩弄着他，让他一会儿变大，一会儿变小。其实，人走在路上从远处望去，都会产生这样的平面效果。

他从哪里来？

他到哪里去？

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包含着这两个问题，这也是个最简单也最复杂的问题，并不是每一个走在路上的人都能够回答得出这两个问题，比如他，就不大容易回答这两个问题。

山的阴影那么宽，又那么长，黑黑的，和阴影外的阳光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鲁中的山虽说不算太高，却都很胖大，因而在有阳光的日子，山的阴影就显得又大又黑又沉。他觉得有些冷，有些怵，他顺着山根走，他离不开山根，南风在山阴处是没有的，可是他分明地觉得地底下有一股冷飕飕的风从山下边冒出来，顺着裤管往上蹿，他想走出阴影，可是，他觉得自己一时半时走不出来。娘的，走不出来就走一辈子，他在心里骂了一句。也许，我真的要走一辈子阴影，他想。

渺小。我真他娘的是一茎小草，狗尾巴草。这是他面对大山，走在山阴道上的一种感觉。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判断。

阴影里出来了一个奇怪的光圈，直径有十米的样子。他的一只脚踏上了光圈的边缘。他猛地僵住了身子，种在了地里一般。脑袋一下子涨大了，身子也冒出了许多冰凉的汗珠子……

枪怎么没有响呢？他的一只脚已经踏上警戒线了。他苦笑了……什么警戒线，眼前的弧线是一湾春水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反射到阴影里的光芒。我自由了，他神经质地按了按胸前的口袋，他舒了口气。他摸到了一张纸，那是他的“自由证”——“宫”里的哥们儿给这种纸起的名字……舍命崖，一堵顶天立地的绝壁似乎是突然地竖在了他的面前，他禁不住头皮一阵发麻，眼前头也出现一片黑鸦鸦的昏暗。

留春镜，留春镜呀……

舍命崖苍青苍青的，上面是许许多多苔藓和还魂草。冬天，苔藓死了，还魂草犹生。春夏秋三季，它们便互相争荣。因此，舍命崖永远是青青的像一块黑色的幕布竖立在留春镜左边。舍命崖上端，是蛤蟆洞，大大小小的有多少个，谁也数不清。大大小小的洞

里，永远有墨绿色的水汨汨流出，什么时候都是涓涓细流，从不湍急，也从不干涸，顺着舍命崖流进留春镜里。

那里原来是一个大池子，也叫老牛槽。

传说，七仙女给董永来送孩子，走到此处，追赶她的天兵天将一锤打下，硬硬地在一片豆青石上锤出了一个圆圆的坑来。那池子活鲜鲜像一个边儿沿儿底儿都一律圆滑、水溜的蒜臼子。而七仙女化做一溜青烟早就跑了。农村这样的传说太多了，具有神奇传说的地方太多了。其实，它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牛槽。一群群的牛耕地累了，吃草渴了，都知道来到这里，把头伸进池子里，咕咚咕咚地喝一个肚儿溜圆。甩甩尾巴，屙下一摊牛屎，长鸣一声，摇晃着身子走开。它们才不管什么仙女不仙女呢。

为什么又有了一个脂粉味儿很浓的名字呢？这一方天地，似乎很喜欢这种脂粉味儿。比如那座山就叫奶头子山，那条岭，就叫骚腿子，那些蛤蟆洞，人们则叫它们为女人洞。

留春镜，

留春镜，

照照镜子命儿硬。

据说，有一年，一个反正活腻了的少女想跳舍命崖。为什么不想活了昵，传的不一樣。有的说，她的爹爹把她许给了一个赌棍，因为她的爹爹也是一个赌棍；有的说，她的娘做主，让她去给一个老头儿做小，回为她的娘也是一个老头儿的小。传说不一，反正她要跳崖是一致的。她来到老牛槽前，想最后看一看自己。谁知道，当她看到水镜里的少女时，她竟坚决地不跳崖了……后来，少女时来运转，遇上了一个落难书生。再后来，花好月圆，状元夫人……故事俗不可耐，老牛槽却成了宝贝，许多命不好的人，都愿意来这里照一照，照出一个命运的春天来。那位大记者鲁成章，当一切努力都成泡影的时候，也曾神差鬼使只身来到老牛槽，想在池子里照出命运多舛的答案来……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第一次出“宫”时，妻子不是也劝他来照一照吗？

妻子说：“人的命也许是前世注定的。你去看看吧，心中有数

好。”

他不来，他不相信命运。

他曾经在黑夜里，自己对着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要把命运倒过来写，写做运命。”他很得意，他认为这句话是一首哲理诗。

说那句话的时候，他还是一个高中学生，很得意地得到了一个条件比他要好上许多的姑娘的爱……他那时候认为自己抓住了命运的“牛鼻子”。命运会按照自己的吩咐、把握去耕耘未来的土地。

可是，如今，他却在留春镜旁边的一块状如卧牛的石头上坐下来了。也许是疲倦了，需要歇憩。不，他有点相信命了。命运实在是一个魔鬼，它会一次一次把你击垮，让你不得不拜伏在它的脚下。

他下意识地抬眼向镜子里看去……

幽深。墨绿。神秘。

一个黑色的鬼：黑色的火苗子不规则地跳跃着，下边，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灵魂，两个黑洞洞的洞口，里边，痛苦和绝望正在厮斗。他露出一个狞笑。他知道，此刻他的五官扭曲了，变得很丑陋。

他把一块石头狠狠地向黑鬼砸去。

碎了，一切都碎了。

他还是不信这个老牛槽。可是他信老牛槽外面的世界。那个世界，法力无比无边，却又看不见摸不着，给他带来他无法改变的命运抛物线。他最喜欢英文字母“W”。他觉得那个W挺像自己的命运。于是，第一次出“宫”后，他便给自己起了一个字“W”，慢慢地，同学，朋友，世人都叫他W了，却很少有人叫他王南风。当W这个字愈叫愈响的时候，他的命运又一次跌入谷底。那是一年多以前的故事……

“老W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“我正忙着！”

土皇上王占吉站在秫秸门外边，有点儿尴尬。两个嘴角儿垂到了下巴的底缘，这是他多年来由于动不动便训人，发布“圣旨”而

形成的一种习惯，甚或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动作。以往，接下来便是满嘴里金光闪闪了——他一共有十枚金牙，上头六枚，下头四枚。他的“金光闪闪”像是一团黄花蛇在舞动，在侯屯，他的臣民们没有一个不害怕的。很久以前，当老 W 还是一个“向阳骨朵”——刚从学校回乡，还是候补社员的时候每每看见“金光闪闪”，眼睛总要眯得眯缝起来。而如今，王占吉没有了“金光”，围着他的嘴巴的八字圈努力向两腮扩张，形成了一个相当生疏的笑。而如今，老 W 也彻头彻尾地变了：眉清目秀变成了条条皱纹通心灵，眼珠儿虽说幽黄却又不失灵活，好像是一只老公猫的眼睛。老老实实在文质彬彬的高中生，也变成了一个低头勾脑，每时每刻都在防备着世界，每时每刻都在算计着什么的劳改释放人员的形象。

土皇上竟然对他失去了尊威。

他竟然对土皇上失去了恭敬和恐惧。

王占吉等着 W 出来。可是，W 似乎根本不准备买他的账。

吱扭！秫秸门被推开了，王占吉咽口唾沫，心里骂一句他娘的，这世道要变。只好自己走进去。

W 也不表示亲热，更没有丝毫的受宠若惊。他继续着他的工作，神情专注地和妻子剪着兔毛。肉皮又细又薄的，周身都可以看得见血液的长毛兔蜷缩着，四只干瘦的腿抽搐得杂乱而没有节奏，红红的眼珠儿则哀怜得像要哭出声来。一圈圈柔白的兔毛蜕下来，男人和女人的嘴角都挂着涎水，显示着他们工作的认真。

“是这样的，要分配你一件工作！”

人有潜意识，也有潜语言？王占吉也说不清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为了表示歉意，他掏出了一盒烟。为了郑重，他又说：“王南风同志，这是村党支部的决定。”

一片枯叶……

血红的秋天……

臭咸菜味儿……

这就是王占吉此时此刻给予 W 的感觉。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，W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人是一种怪物，有时候会产生莫名其妙的

的感觉、念头、思绪。感觉消失了，W 清楚地知道自己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痛快和自在，他也掏出了一盒烟……

巍峨的宫门……

银灿灿的天……

这是自己那盒并不好的烟给予 W 的一种感觉。为什么一盒赖烟也能让自己产生如此灿烂的感觉，W 也说不清楚。W 没有接王书记递过来的烟，也没有递过去他的烟，他轻轻一弹烟盒，便有一支蹿出来，供他用嘴叼出，一个很洋气的打火机呼呼冒起蓝火苗子，随即，一串串烟圈儿并排着升上天空。对于自己的这种表演，他很满意。决不能像有些“宫友”那样，走出牢门，胆子也碎了，见了大小一个官，便怯懦得像只兔子。我不能那个熊样，我被打败了，却没有被打垮。我毕竟是一个“老三届”，骨头毕竟在文化里浸泡过。听说好多同学都考上大学了，没有这倒了八辈儿邪霉的劫运，说不定也会成为一名胡子大学生了……

坐过牢的人，大都会这一手吧！

监牢是所大学嘛，打扮人。王书记想。

“W，我想……给你商量个事儿。”

藤嫂站在一边，看着丈夫的傲慢和书记的谦恭，禁不住有些害怕，想打冷战。她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女人，从小就被罩在了恐怖的阴影里。恐怖里生，恐怖里长……

夕阳如血。

血球里，走出了一个女人，也顺着山根，向留春镜走来。她披红挂彩，浑身红彤彤的。

W 没有看见她，她看见了 W。

忧郁、苍白的脸庞红润起来，是夕阳的功劳，还是她心房里血液的澎湃染红了脸膛？

她叫黎苇，城关小学的教师。

她是本县黎书记的胞妹，她还是一个寡妇。她的命运是由一串故事连成的，她生活着似乎是为了创作故事。她时常会在冥冥之中

看到一个坐标系。横坐标的刻度表示着空间的位置，纵坐标的刻度表示着时间的位置。两种刻度交叉组成了一条弯曲的抛物线。这条抛物线交叉出不同的“点”，人生就是由这样无数的“点”组成的。一个“点”一定会演绎出一个故事。我的这些“点”为什么离不开这个男人呢？这个叫王南风的男人为什么和我交叉在一起？可恶的抛物线哟。哥哥说你何苦呢？她也想，我这是何苦呢……

脚步停在了一棵古老的柏树下。

眸子，却借助无形的流光向前飞去……

烟圈继续悠闲。

脑子却开始飞转。

他是灾星？还是福星？……五年的冤狱都坐了，还怕个屁？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？什么滋味儿没有尝过？什么也不怕了，只是有点疲倦有点累，不想惹事了。可是，事情来了，老子还是一根顶梁柱。他想起一个“宫友”，那个又干巴又瘦小的老知识分子。他在第二次进“宫”时认识的。那一次，他是彻底垮了，精神似乎崩溃了。他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他的一双眼睛绝望地病态地瞪着，像死鱼的眼珠子。老头说，人有不同的活法。在监牢里也是一种活法。我坐过日本人的监狱，坐过国民党的监狱，如今……六十了，却在监牢里过了三十八年。我活得也有说有笑有滋有味，怕什么呢？坐过大牢的人还有什么害怕的呢？他似乎一下子悟透了，他和老头子成了朋友，他破碎的精神似乎又粘合起来……

“南风，大队还有一座煤山……就是砖厂里那堆……几千吨是有的，当然，是次了点，矸子石多……派了七八个人，都没有卖出去。支部研究了半天，觉得还是你们路宽，见识广，脑子又活，想派你去卖了，大队只干要三万，卖多了全算你的……定个合同，没有责任的……”

垮台的砖厂……旱窑里的黄蒿……如山的煤堆……四五千吨……八九万元……剩余四五万元……江苏的朋友，视煤如金……不行！一千八百天，一千八百个灾难，一个一个地数，熬，一个一

个地受，挨。人，毕竟不是铁打的。铁打的也受不了，心碎了，精神碎了，铁又有什么用？监狱是粉碎机，监狱是硫酸池，监狱是上帝惩罚人类的专门机构。W 老公猫似的黄眼爆出一个光亮，随即又熄灭了。“出了事儿，大队担着。”王占吉看到了那个光亮和光亮的消失，赶紧补上一句。

四五万，四五万！人生在世，一为升官，二为发财。为了这两项，担点风险，受点罪值得。你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之庸俗的？你的理想呢？它随着她去了，它随着青春去了。当我变成了一个小贩的时候，当我为了生计而来往于集市的时候，它就消灭了。后来，还谈什么理想呢？五年牢狱，升官的梦破碎了，发财的欲望原来想的也破灭了，现在看起来，它还留着火种。一遇干柴，顷刻便会燃起大火。四五万果真赚来了，第三次“进宫”也成了事实。大队没有担待起，进宫的还是他 W。进了“宫”，一年多没判，没有个结局。他觉得，判个无期是肯定了，做一生的囚徒吧，把牢底坐穿吧！这时候，铁门却又打开了。

留春镜里的破碎的黑鬼又顽强地拼凑在一起，清晰地凸现出影像来。

2

太阳从西边的地平线滑落下去。

还有一竹竿高的时候，那个又白又亮的大圆镜儿还是一个慢慢下坠的风筝，有点儿抖抖颤颤，有点儿前仰后斜。只有一尺高左右了，它猛地抬一下头，便一下子栽下去了，留下了一团金黄色的氤氲……

一会儿工夫，西天那条地平线显得清晰而又尊贵……一条金项链，天是女人的头，地是女人的胸脯。

W 却是怎么看它它都是一条黄花儿子长蛇。

“长虫！”押他的两个人同时惊叫了一声，又同时向西边跳出一

个不近的距离。

就是在这儿。

一条黄花子长虫横在路上。三尺长，草绳一般粗。

戴着手铐的他，却麻木了一般，继续向前迈去，一脚正好踩在蛇的头上……

脚脖子冰凉，滑腻。手脖子冰凉，滑腻。蛇和手铐给予人的是同一种感觉。

一年多过去了，感觉犹在。有些感觉恐怕因为渗透到了骨髓里而很难忘记。

一阵冷战贯穿全身。

可是，只是一刹那，他就平静了下来，坚硬，他觉得有一块铁存在于胸中。刚才心中的疼痛也被这块铁压碎了。去他姐的，她装做世上没有我这个人更好，她不到监狱里来看我更平静，她也许感到我完了，想尽快去走别的路……那样子我更没有什么了。她如果像那五年，两天三次去探监，我会觉得一颗心沉得要命。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，那样子也许更好，嘿嘿，学放羊的饼子做榜样，不去干什么，不去愁什么，只会哼着那样一支歌子：“咪嘎嘎，咪嘎嘎，羊儿乖乖喊爸爸……咪什么，咪什么，你娘前头走，吃奶去找它……”第三次进“宫”，放羊的老饼成了他时常想起的人物。油渍麻花的破棉袄，敞开的前胸挂着一块马蹄表。怀揣着鞭杆，每天早晨撵着一群羊上山，每天傍晚赶着一群羊回庄。永远乐哈哈的，眼屎糊糊的。他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，饼子是这样一副模样。自己高中毕业了，饼子还是这样一副模样。有一天，他问饼子：“你不想女人？”饼子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有绵羊哩，想女人太麻烦。”每当想起老饼，他在监狱里的一颗心就会安宁许多。是呀，我如果像老饼那样一种活法，命运恐怕就要平安多了。我这个人，吃亏就吃在不能安贫乐命。叫你“运命”，你是“越运越糟”。

他歪歪斜斜地向山豁口里的村子走去。刚才，他还是想等到天黑了再回家，黑暗有些时候是好东西。他不是衣锦还乡，见了乡亲们说什么？脸往哪儿搁？而他，是曾经做过衣锦还乡的梦的，在他

的那个岁月。他想做一名大记者，回到侯屯来，见到土皇上，就是王占吉的爹，把红红的硬壳证儿往他脸前头一甩，说：“说说你是怎么样欺压兄弟爷们儿的，我要给你登报！”他为了有那么一个事儿，他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作文总是登在教室的板报上，是她做主编哩。毕业了，他和她都报考了复旦大学新闻系。可是，时代把他、也许还有她的那个梦一拳头击碎了，他们做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只能开花而无法结果的高中生。他不服气，如果那年不废除高考制的话，他觉得他会考上的。那样子，此时此刻，他会选取春天的中午回家的，阳光最好……想想也实在难怪他。这一方天地，关于衣锦还乡的故事太古老了，太多了。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有一眼普通的井却名叫“圣井”，因为吃着这眼井水长大的读书人在明代曾经一榜中过三个进士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有多少条小巷叫做“状元胡同”呀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做一做衣锦还乡的梦实在是正常的。

衣锦还乡？嘿嘿，他姐的，顾虑那么多干什么？第一次出宫，自己还是个雏儿，脸皮子嫩。如今，还怕什么？锥子也扎不破老子的脸皮子了。进了庄，只管走他姐的，别人算什么？屎也不是。

他心中不知从什么地方泛上来这样一种庄户调儿，他也说不清楚，这种调儿为什么让他自在：

张目亮，砍大刀，
要拿人，尽你挑，
挑孬的，挑好的，
单挑那个会跑的……

他没有唱，他哼着。他会唱可是他不唱，他觉得哼更有味儿。

“南风，南风……”有一个声音，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带着一丝幽怨，由弱到强，由远而近，温温和和地扑到他的心灵的回音壁上。世上已经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了。谁在叫他呢？

西天一片淡青，恬淡而又安宁。三月的南风停止了，傍晚是会叫它停止的。干净的天幕，映衬出一个剪影：四十岁的女人。风韵

殆尽，是一个成熟的忧郁。

W 胸中的那块硬铁，撞得他胸口一阵生疼。他觉得，自己把自己估计错了。这半年来，他以为作为一个人的那种最根本的情感，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他。他不感到悲哀，反而有点欢喜。他变的和许许多多的兄弟爷们儿一个样了，只有一种动物的本能，而没有什么爱呀情呀的了。这样做一个人，也许更轻松一些。现在看来，他没有实现那样的一种蜕化。当他看到她时，他竟然四肢麻木，头脑嗡嗡响个不停，坚硬的心也突然酸酸的，软软的，想哭，想诉，想拥抱，想亲吻……只是，他的行动失去了翅膀，心灵如何激动，也不能立即转化为行动。他发着呆，定定地看着她。

她笑了，尽管是一朵苦菜花，却也仍然灿烂：“你的厄运，也许永远结束了。”

“……”他不明白，一脸的漠然。

“真的。发生了许多变化，也许还有更大的变化……”

“你……知道我今天出来？”对于她的迎接，他实在感到有些突然。他想闹个明白，所以他这样问话。

“……回家吧！”她显然不想让他明白，答非所问地说。

于是，两人都不说话了，默默地走在愈来愈浓的黑暗里。他们觉得有许多话要说，却不知道怎么说。他要问她许多事情，许多……却终于没有问一句什么；她要告诉他许多事情，许多，却终于没有说出一句什么。

她在前，他在后，沿着那条不知是谁第一个踩出来的羊肠小道，向大山西侧的那个黑森森的村庄走去……

……走在王南风前头的，是一个发辫垂到腰际的女学生。两条辫子，编得松软，蓬散，却因为出奇的长而增添了几多慵娇。虽然还是一个女孩儿，丰满的曲线却已经显示着女性的成熟的美。一身青：青裤青褂，连辫梢上的蝴蝶结都是青纱的。青衣女的名字渐渐全校闻名了，连这个不小的古城里也有许多人知道了她：“怪女子，不喜欢花花绿绿……听说古典得厉害，能背得出上千首词呢。你不

知道，她对辛弃疾崇拜得不得了。”

他们来到了一座孤坟跟前。

她停住身子，回过头来，问：

“你知道这座坟……”

“王良坟！”

“……” 探询的目光，盯着他。

“王良是鲁中乡贤。刘秀被王莽赶到东海承地……” 男孩子脸孔红红的，像是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回答着。

她垂下了长长的睫毛，睫毛却也遮不住那一对眸子的光亮，那光亮烧得厉害……他总是对答如流，也许是上帝有意安排他去准备什么知识，从而让他来征服我。一年多，我利用各种机会，向他提了一百多个典故、历史知识，他都轻松地、毫无卖弄之嫌地回答了我。他的神态，他的轻松，说明着他是一个湖泊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向我提供一桶水……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向着他倾斜了。我是一个酷爱历史、酷爱知识的女人，而他好像是历史、知识的化身，却又来自一个山村，来自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。怎能不让我情满心怀。农村，农家，从古至今，涌现过多少人物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杰出人物都是来自农村，来自底层。那个大唐名相房玄龄，十岁览经史，十八岁中进士，李世民战时上奏表章，多出于他手。李渊赞曰：“此人深识机宜，足堪委任。”公元六百二十一年，李世民开设文学馆，招纳学士十八人，房玄龄为其一。李世民当了皇帝后，封他为中书令。他从政数载，与杜如晦同为唐太宗重要辅佐。史称的“贞观之治”，与他们的鼎力佐助有关。而这个房玄龄不就是本县相公庄人吗？也是农家出身。王南风……他也许又是一个人物。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

王良坟竟然还是老样子。

“我没想到还能出来。” 迷茫的眼神，凄苦的面庞。在她面前，无赖、破罐子破摔、厚颜无耻这些来自监牢的东西，他一样也拿不出来。她在她面前只会暴露他的本来面貌。她还是一身青。辫子早就没了，是一个并不时髦的运动头，额头上，却箍着一个黑色的发

卡，把一头头发分成了两部分。

“时代从根子上变了……惟有终雨山色在，清明依旧满长安。”她说。

“你还在念你的诗词。”他带出了一个苦涩的笑。

“……时代宣布了你的无罪。”她低声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。

“无罪……我无罪？”他瞪大了眼睛，那双本来漂亮的大眼睛如今黄了，呆了，眼角布满了鱼尾纹。

“是的……咱们走吧。”

“也许，明天我又有了罪。”他嘟噜着嘴巴说。

她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一次恐怕不会了。”

3

这一方土地叫做日月县。它和它的名字一样古老。早在 5600 年前，这方土地上就有人群繁衍生息，创造了以“蛋壳黑陶”为其标志的“龙山文化”。商代，东部、北部为蒲姑国，商末西部为谭国，都城设在今天的龙山镇城子崖——这一切绝非小说家言，而是由出土文物考证出来的货真价实的历史。春秋为齐地。战国，属田齐。秦，属济北郡。西汉，置阳丘等县，属圭州部济南郡。北齐，置高唐县等。公元五百五十六年，高唐县迁至女郎山（日月山）南建城，公元五百九十六年，改称日月县至今。

这是一块很有名的土地，这里出了很多让全国都知道的人和事。比如，日月人善于经商，出类拔萃者孟洛川也，民国初年，他成为名闻海内外的“丝绸大王”。比如日月人会打铁，日月铁匠遍布神州。比如日月大葱特别有名，日本、美国、西欧吃日月大葱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另外，日月城里还有一个比济南“趵突泉”更漂亮的泉子名曰“百脉泉”，泉眼千头，珍珠万颗，串串起落，天下奇观。

古老美丽的地方容易生出传奇和故事。

这不，又有一条新闻，说不清是灰色的，还是桃色的，在县城里传了开来——

“青衣女有点意思……”

“她不嫁人家，是恋着一个劳改犯。”

“她给他击鼓喊冤哩，把法院给难为住了。”

……在这个县城里，她毕竟有着不太一般的背景，她做的事情又非常人所能理解，因此成为某种新闻并不奇怪。

命运，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也开始相信命运了。不过，她心灵中的命运，和老百姓的是不一样的。老百姓把命运看做神灵对人的安排，而她把命运则视做社会对人的主宰。在非常政治化的中国，她想，你不去问政治，政治也会来问你，即使你是一介平民也是如此。有一天傍晚，她孤独地散步，看见了一只蚂蚁在她的前边肆无忌惮地爬行。一种恶作剧的念头出现了，她回过头来，抬起已经超过了蚂蚁的左脚，把脚板罩在蚂蚁的头上。蚂蚁好像发现了灾难，拼命跑起来。它跑呀跑呀，却怎么也逃不脱她的脚板的阴影。因为它跑上了半天，只需要她轻轻移动一下脚板……

脚板——社会。

蚂蚁——人。

互相关联，对应的四个词像四颗铅弹，射进了她的大脑。她感到悲哀袭上了心头。不过，她倒是没有太多地为自己难受。她更多的是为他难受……一个本来可成为一个人物的人，被社会碾碎了。当然，那时候，她还没有认识到，社会、政治可能碾碎一个人，社会、政治也可以把这个人再扶起来，把他捧到吓人的高度，W 给自己的这个字，惟妙惟肖地表示出了中国人的命运。

她想，当他做着一个小商人的时候，他绝不会想到，他会成为一个集贩，他更不会想到，他这一辈子还会坐牢，并且还是三次。他有多么灿烂的理想，他具有实现理想的智商和能力。可是，命运给予他的却是大牢。她为他痛苦得忘记了自己的痛苦，她的痛苦中，许多成分是冤屈和不解。为了一百多元钱，还是做小贩赚的，就能判几年。你呀，是怎么得罪的社会，让社会这样的不客气，这样的